

从历时角度看量词“幅”属性的演变*

孟繁杰 李焱

刘世儒先生曾经对量词“幅”作过论述,认为“幅”称量“布帛”是由本义而来,用于“纸”是取其平面作用^①。因为刘先生主要侧重于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的量词研究,受语料所限,对“幅”的演变过程描写得颇为简单,事实上,“幅”虚化为量词后经历了“度量量词—度量量词和个体量词—个体量词”三个阶段。本文以大量的文献资料为基础,考察量词“幅”的产生及其演变过程。

一、量词“幅”的产生及其时代

《说文解字》:“幅,布帛广也。从巾,扁声。”

“幅”的本义为“布帛的宽度”。以下用例即为“幅”的本义:

(1) 布袤八尺,幅广二尺五寸。

(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)

(2) 任城国亢父缣一匹,幅广二尺二寸,长四丈,重廿五两,直钱六百。(《敦煌汉简释文》)

“布帛”的宽度不尽相同,为统一这种差别,先秦就曾经专门制定法律规定“幅”的度量:

(3) 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:黄金方寸而重一斤,钱圜函方,轻重以铢;布、帛广二尺二寸为幅,长四丈为匹。(《汉书·食货志》)

按《汉书·食货志》所记载,规定“幅”的标准度量应该是西周时期发生的事情。有了规定的标准量,以后说到“一幅”,就知道是“二尺二寸的宽度”,所以“幅”转变为了度量衡量词。

(4) 亭尉各为帑,竿长二丈五,帛长丈五、广半幅者大。(《墨子·卷十五》)

这里“幅”是指用在“旗帜”上的“帛”的宽度,这是目前我们发现的最早的“幅”做量词的用法。可见,“幅”首先是从名词“布帛的宽度”虚化为“度量量词”,虚化的方式是人们对“幅”进行约定,将其固

定为“二尺二寸”这一宽度,这是人为干预的结果,这一过程早在先秦就已经完成,只是到目前为止,还没有人把“幅”的这种用法指出来,这是对“幅”作度量量词的忽略。

二、量词“幅”的发展演变

(一) 中古(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)

两汉时期“幅”仍只做“度量量词”,量“幡”等旗帜类物品,用法与先秦相同。

魏晋南北朝,“幅”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作为度量量词使用的如:

(5) 衣皂上绛下,裳前三幅,后四幅。

(《南齐书·舆服》)

(6) 驱使寒人不得用四幅伞,大存俭约。

(《南齐书·明帝》)

“四幅伞”是指用“四幅布”做成的“伞”,“幅”为度量量词。

这时,“幅”做个体量词的用法也出现了:

(7) 魏国之幡过半矣。……唯有一幅,观其年号,是姚秦时幡。(《洛阳伽蓝记·卷五》)

此处“幅”称量“幡”,表示“幡”的个体数量,“幅”为个体量词。“幡”是布帛类事物,与“幅”的本义有关。这很符合语法化的“保持原则”,即“实词虚化为语法成分以后,多少还保持原来实词的一些特点。”^②从量词的角度来说,词的本义对虚化为量词后所称量的对象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。

刘世儒先生认为“幅”作个体量词是从其“布帛”本义发展而来,这是由于他没有发现“幅”做度量量词这一用法的缘故。事实上,“幅”作个体量词是由度量量词虚化来的。“幅”虚化为度量量词后,最初是用于表示精确的宽度,到后来便渐渐演变为“有一定宽度”的含义,这是“幅”从度量量词转向个

* 本文为 2009 年福建省社科课题“现代汉语量词源流演变研究”(项目号 2009B2007)的阶段成果。

体量词的过渡。当然,这种过渡与“幅”前面的数词有关,一般来说,只有在数词是“一”的情况下,才有可能从度量量词转变为个体量词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这样的句子:

(8) 峰上有泉飞流。如一幅绢,分映青林,直注山下。(晋《荆州记》)

这里的“幅”可以认为是度量量词,表示泉的确切宽度,也可以认为是个体量词,仅表示有一定宽度的个体数量,这可以看作是“幅”由度量量词向个体量词过渡的形式。实际上,这句话中的“幅”的度量义已经不明显了,因为人们关心的不是“泉”的宽度是多少,而是有一定宽度这层含义。正是在这种情况的基础上,度量量词“幅”又进一步虚化,成为了只表示“有一定宽度”的个体量词了。

这一时期,“幅”还可以用来量“纸”:

(9) 忽见有白纸一幅,长尺余,标蛮女头,乃起扳取。(南朝宋《异苑》)

(10) 蜜香纸……大秦献三万幅。帝以万幅赐阵南大将军当阳侯杜预,令写所撰《春秋释例》及《经传集解》以进。(晋《南方草木状》)

“幅”是“布帛”的标准宽度,但纸没有这种度量标准,所以用“幅”量“纸”取的是其个体量词的意义。例(9)“长”只有“尺余”,宽度肯定不会是“二尺二寸”的“幅”,所以此处的“幅”是个体量词。例(10)中,前面出现“三万幅”,后面出现“万幅”,很明显的也是“纸”的个体。

从量“布帛”发展到量“纸”,这是个体量词“幅”的第一次泛化。自古以来,“布帛”和“纸”的关系非常密切。《说文解字》“纸,絮一苦也。从彡,氏声。”^[3]《汉语大字典》纸“本指漂洗蚕茧时附著于筐上的絮渣,呈方形。后指以丝为原料的缣帛。”^[4]可见,最早的“纸”就是漂洗丝棉时在竹帘上留下的絮状物,晾干后形成一张薄片,人们经过加工后用以书写,这便是早期的“丝絮纸”。后来以丝为原料的缣帛也称为“纸”。

自古书契,多编以竹简;其用缣帛者,谓之为纸。缣贵而简重,并不便于人。伦乃造意,用树肤、麻头及敝布、鱼网以为纸。(《后汉书·蔡伦传》)

早期的“纸”也是属于“布帛”类的,所以才会“从彡”。直到东汉蔡伦革新造纸法,纸的原料才有所改变,成为植物纤维纸。在植物纤维“纸”发明以前,人们以“帛”为“纸”,出现了“帛书”。在植物纤维“纸”发明以后,人们的书画作品仍然大多采用

“帛”和“纸”这两种材质,尤其是绘画,宋代以前绘画都用绢帛。从“布帛”和“纸”的形状来看,二者都有“长”和“宽”二维特征。正是因为“布帛”与“纸”有这样的相关性和相似性,受类推作用的影响,“幅”称量的对象很快就从“布帛”自然发展到了“纸”,这一过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形成了。所以用“幅”量“纸”是由于“布帛”和“纸”的相关性和相似性,而不是刘世儒先生所说的是取“纸的平面作用”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,“幅”既可以做度量量词,也可以做个体量词。其语义演变如下:度量量词“二尺二寸的宽度”(虚化)→个体量词“称量‘有一定宽度’的布帛类事物(泛化)”→个体量词“称量‘纸’”。

(二)近代

1.唐宋元时期

唐、宋、元三个朝代度量量词“幅”仍继续延用。如:

(11) 之高以其纵诞,乃为狭被蔬食以激厉之。之横叹曰:“大丈夫富贵,必作百幅被。”

(《梁书·列传第二十二》)

前一句有“狭被”一词,后面“百幅被”当指“幅面非常宽的被”,“百”可能只是虚指,极言其大,不一定是指精确的数量。

(12) 连天一水浸吴东,十幅帆飞二月风。

(杜荀鹤《赠友人罢举赴辟命》)

这里的“幅”也是指“度量”,有史料证明:

扬子、钱塘二江者,则乘两潮发棹,舟船之盛,尽于江西,编蒲为帆,大者或数十幅,自白沙沂流而上,常待东北风,谓之潮信。

(《唐国史补·卷下》)

“数十幅”是言“帆”大,所以“幅”当为度量量词。当然“十幅帆飞”中“十幅”也不一定就是确指的数量,可能只是指“帆”的宽度大而已。

“幅”做个体量词的数量也增加了,用以称量“布帛”类、“纸”类以及以其为载体的事物,如:

(13) 赐时服一幅。

(《旧唐书·列传第一百三十九》)

(14) 巴笈两三幅,满写承恩字。

(李商隐《宫中曲》)

(15) 死之日,家无一钱,但有书三万轴,画数百幅耳。(《苏軾集》)

“时服”指“当时的衣服”,“幅”称量“衣服”应为个体量词。“幅”称量的“纸”类事物大多为“书信”、

“诗文”、“书法”等。

宋代时“幅”出现了下面的用法：

(16) 澹色烟昏 浓光清晓，一幅闲情。

(吴文英《柳梢青·题钱得闲四时图画》)

根据词的题目及前后文语境可以得知，这是用来描绘“四时图画”的词，“闲情”可以理解为“闲适的情景”。这里“幅”所称量的对象变得抽象了。Heine 等曾提出语法化背后潜在一个非常具体的认知原则，即“利用旧途径表达新功能”^[6]，通过这一原则，具体的概念可以用来理解、解释或描述更为抽象的概念，而驱动这一语法化过程的认知因素便是隐喻。前面“幅”可以用以称量“图画”，而“情景”从人们的视觉角度来说，就是映入人眼中的一幅图画。基于两者的这种相似点，发生了从一个认知域向另一个认知域的转移，即从具体概念域投射到了抽象概念域，完成了从物到质的范畴转移，“幅”的语义更加虚化。

综观唐宋元三代“幅”的用法，一方面可做度量量词，仅用于称量“布帛”，没有出现称量“纸类”事物的用法，这说明度量量词没有发生进一步的泛化；一方面可做个体量词，量“布帛类”和“纸类”事物。从数量上来看，“幅”做度量量词和做个体量词出现的比例大体相当，做度量量词全部是称量“布帛”，做个体量词则称量“纸类”事物较为常用。

2. 明清时期

明清两代虽然“幅”仍然是做双重量词，但在两种量词的比重上发生了明显的倾斜，做度量量词的越来越少，个体量词越来越多。从称量事物的类别来看，“幅”做个体量词称量“布帛类”事物的不多，主要侧重于称量“书法字画”“书信”“诗文”等类的名词，新出现的名词也都没有超出这几类范畴，“幅”称量“纸类”事物的倾向性可见一斑。

清代出现了下面的用法：

(17) 一幅顽皮不觉羞 桃僵李代马为牛。

(《凤凰池·第六回》)

(18) 大凡小人见正人，有两幅面孔。

(清《歧路灯·第九十回》)

(19) 一幅乌黑的脸 腆着大肚子，穿着一双厚底破靴。(《儒林外史·第十四回》)

例(17)“顽皮”应为“顽皮的样子”，从视觉角度来说，这也是一幅画面，所以可以用“幅”来称量。

例(18)和(19)用“幅”称量“面孔”和“脸”，这是前代所没有的，在现代汉语里，这是属于量词“副”的用法。因此，我们检索了“副”在各个时期的用例，发现早在明代时“副”便开始用以称量“嘴脸”一类的名词了，因此，此处的“幅”应该是“副”的误写。

(三) 现当代时期

现当代时期，“幅”做度量量词的用法消失了，只做个体量词，跟前代一样仍称量“布帛”和“纸质”两大范畴，但具体称量的事物范围也有所缩小，“布帛类”的“衣服”等事物不再用“幅”称量，“纸质类”中的“诗文书信”也都不见了。

这一时期，“幅”称量抽象事物的用法大为增加：

(32) 大家都想跑出去看看，胜利是怎样一幅情景。(《四世同堂·饥荒》)

(34) 洪水峪乡亲们看到了一幅无比和谐充满人性的动人景象。(刘恒《伏羲伏羲》)

现当代时期出现的“情景”“图景”“景象”，与宋代的“闲情”、清代的“顽皮”基本上是一脉相承发展下来的，因为这些与“图画”一样，都是呈现在人们面前的“画面”形象，通过隐喻机制的作用，便从具体概念域转移到抽象概念域了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刘世儒《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》，中华书局，1965
- [2] 沈家煊《“语法化”研究综观》，《汉语语法化研究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05
- [3] 许慎《说文解字》，中华书局，1963
- [4] 徐中舒等《汉语大字典》，湖北辞书出版社，1995
- [5] 金福芬、陈国华《汉语量词的语法化》，《清华大学学报》2002年第1期

(通讯地址 361005

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华文系 厦门大学中文系)